



童心理

煙火

國慶節那天下午，讀中五的柏熙與我見面時，我問他，晚上有沒有約心儀的女生看煙火。他羞赧地笑了。原來，他沒有約女生，倒是女生約了他。我由衷地替他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喜歡隔壁校的那個女生已經半年多了。可柏熙又說，他拒絕了邀約——「明天還要上學，媽媽一定不肯放我去的。」到底是乖乖仔。

但我卻看到了純淨的年輕的煙火。那綻放在花季雨季的少年心中的煙火，定然比維港上空轉瞬即逝的絢爛更美麗。被約會的幸福，被關心的羞赧，做乖乖仔的小小遺憾，都是這美麗不可或缺的味道。雖然說，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節奏」和追求的方式，但終歸有些「美好」是不會變的。比如互相的吸引連同朦朧的情愫，氳氳着青春的氣息，在年輕的心中一點一滴地點燃「初戀」的煙火，哪怕這煙火並不持久，在繁忙的學業和成長的理性面前，大多數的「美好」亦會無疾而終，但這些煙火似乎足以令人學會長大，豐富青春了。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去維港看煙火了，總感覺那擁擠的人群太過嘈雜，煙火升空的那一刻又太過盛大，令我雖然目不暇給卻也有些喘不過氣來。我萬分懷念兒時的海邊，人跡罕至，夜風習習，漁船點點。忽然，有人在不遠處點燃煙火，只有兩三支，卻也足夠令人驚喜和回味。人活一世，不同的年齡和心境之下，煙火的味道定是不同的。年輕時追求熱烈，亦喜歡熱鬧，勇敢的心時常伴着勇敢的追。及至中年，歲月的風霜在履痕之上層層疊疊，日漸麻木的心，便更懷念一抹單純的清麗和由衷的驚喜。

我時常想：待風燭殘年，回望一生的時光，又有多少煙火真正地留在記憶裏。不過於我，柏熙那羞赧的笑容應該是不會磨滅的煙火吧！



百家廊

袁星

臥室裏拉着厚厚的窗簾，醒來後，只能大概判斷月光是否皎潔，天是否亮，是否該起床了。這個時候，月光是不能照進來的，因小兒子還在睡覺，不能太亮。

月，就在夜晚的頭頂上。多久沒問下來，抱着欣賞的心情和姿態看看它了呢？不太長也不太久，但真記不清了，反正最近兩三個星期沒看過。上一次抬頭看月亮，好像是夜裏回家晚了，不經意一抬頭，月兒正掛在正頂偏西的天空。那個看見，跟欣賞無關，跟心情和態度無關，就像是狹路相逢突然撞上的。看到了，了無痕跡地看到了。

又快到中秋節了！最先進入思緒的，不是月，而是哪天去誰家送月餅。哪天，待定，去誰家，也待定。導致待定的原因，主要是工作和孩子。中秋前三周，跟幼兒園協商，每六個周日加班給幼兒園的孩子們分批體檢。國慶節期間學校放假，不會影響孩子們上學。10月1日至10月5日，天天加班查體。幼兒園體檢，一直排到了10月25日。大兒子在縣城中學讀初中，周五下午接，周一早晨送。雖和姐夫家合夥，我一周也得接或送一次，得拿出至少半天時間。小兒子在鎮上的小學上一年級，不用專門請假接送，但早晨早送晚上準時接，風雨無阻，雷打不動。給小傢伙準備飯菜、輔導作業，更是操心和耗時，還考驗耐心。

想抽空走親訪友，時間並不隨意。而像中秋節這樣的傳統佳節，走親訪友幾乎又是必須。再沒時間，也得擠時間去幾家。微信群裏，早就有月餅加工作坊招工的信息了。而中秋節的「主角兒」月餅，在各種大小商超裏，也早已登場。愈是臨近中秋節，月餅的味道



信而有征

說起月餅，轉眼又到中秋。我跟朋友說我每年都要買一盒榮華月餅。這位廣州老友很有些意外：「我不吃這個，也不讓我爸媽吃。家裏從小就吃這個月餅，早變成了童年噩夢。」末了似乎還不甘心，又加一句：「我一直疑惑都沒人買，這餅店是怎麼開下去的，現在終於知道是誰在買。」

被他這樣一說，我一下子就被歸入到那類古怪而又守舊的人群。不過他倒也沒有冤枉我。我確實是出於這種守舊才買的。這款月餅一個十分讓我迷戀的地方就是它75年來從未大改過的鐵盒。大約40年前，中國的糕點流行過一陣子正方形的厚鐵盒，這些鐵盒裏的糕點被吃完之後，盒子就成了奶奶們的針線盒。

榮華月餅現在依然是這麼個鐵盒，連畫面都不曾變化——每個鐵盒兩朵大花配綠葉，背景一輪滿月，取「花好月圓」之意。圓邊蓋不住的地方都用藍色填充，很遠你就能看見它，大紅大綠大藍大黃。按照時下的審美，這盒子堪稱庸俗。當前的配色是馬卡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我語窗外，月兒，你在何方？秋雨滴滴聲潺潺，恍如珠簾般垂掛窗前，伸手去擦撥這些晶瑩水珠，冰涼秋雨輕打在我的掌心上……

秋來了，盛開的大大小小的黃菊、白菊，沉靜地透露秋之色彩，如果花有心語，誰會察覺菊的話意？

盛開的菊，令我聯想起東晉詩人陶淵明獨愛菊，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鳥兒自由飛翔，知時知候歸去，遠在他鄉的親人，心內可有想念故鄉人？工作晨昏顛倒，可有遺忘家鄉人？過節親心特別感寂寞，兒可知道？

秋色無邊，月有圓缺，多少人有心思迎月賞月？細味美食美景？香港照常繁忙，人人依舊行色匆匆，各忙各起的路，誰留意中秋快臨？月餅由傳統到新潮，什麼流心月、冰皮月、素月、金箔月，會否仍有市場？

人人怕甜膩，過節不吃傳統那一套了，不在乎吃什麼月餅，過節氣氛淡了，人們生活感覺漸麻木。在此鏡花水月如夢似幻般的秋夜，人們如常地觀看同一類的電視連續劇，到同一大集團之超市購物，生活節奏何曾因月的盈、虧放緩？

我不願錯過一年又一年的中秋節，昔日疫情下未許親子共賞月，今年過節也無愛兒伴身邊，我的心靈沒着落。

明月千里寄思念

我盼望着秋海棠及各繁花，勿埋藏在綠草叢後，希望人們行山賞月，會發現迷人菊花香，瀾漫空氣中引領人親芳澤，山路有小溪潺潺，水裏泛着片片飄零散落的花瓣。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雖無奈灑下一池花雨，但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中秋願人月共團圓！人人不會因冷漠而傷感，新月彎，滿月圓，月的變化喚醒大家似已麻木的心神，自求多福吧！

願香港精神在，真善仁美在小城樓宇間掛上了大銀盤，人世間張燈結綵，每個燈籠都是節日的祝福，太多百姓奔波勞碌為生活，中秋節要藉由月亮光華的溫柔，溫熱孤單隻影的形體啊！想起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舉頭望明月」照我漫步，勝過鬧市中秋燈飾閃閃亮，卷上詩書那月光，千里照顧平民人生意願：蘇軾詞「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真有意思，家庭成員為生活天各一方，距離遠而心靠近，父母子女心靈相通互祝壽，明月千里寄思念，不相見而能共對月，心頭通感，得慰藉解苦思念啊！



張燈結綵 作者供圖

月

愈濃。除了超市裏那些包裝精美的禮盒裝，臨時加工作坊的月餅同樣熱銷。中秋節，走親訪友，月餅是不能少的，就算只帶2斤或4斤，就算知道誰家都不缺月餅，那也得帶。其他的禮品搭配，也須費些心思。這些，都需要時間。

中秋節前十多天的一個下午，正忙裏呢，表姐打來電話。她說周六和表妹一起到我家玩玩，問我有沒有時間。周六上午有幼兒園學生體檢，這是早就安排好的，不光我們科忙，相關科室都忙。我如實跟表姐說了，卻又感覺不妥。我跟表姐解釋，我母親周六周日會到鎮上看孩子，真不行我周六下午請半天假。

表姐是我大舅的女兒，她說的我那個表妹是三舅家的。她們都出嫁了，表姐自從出嫁後就沒來過我家。我也是有事才去過她家一次。表妹沒來過我家，我也沒去過她家，連表妹夫我都還不認識。她們要來，我說什麼也不能說忙。周六那天，表姐表妹兩家真來了，我也只得請了下午假。因為上午忙，表姐表妹她們先去了我小姨和四姨家。我忙完學生查體，看到未接來電時聯繫她們，她們已從我小姨家去了四姨家。打電話時，她們正聊家常，應允馬上就來我家。中午，小姨夫在老家那邊的一家飯店訂了酒席，好歹不讓她們走，也喊我過去。聚聚也好，擇日不如撞日，我備上節禮，一併帶了過去，也省得再專門安排時間了。

雨，淅淅瀝瀝下着。秋意，也在雨中漫天擴散，愈發濃郁。又早又熱的夏，感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甚都長。接連幾場秋雨，給炎熱躁了急剎車，涼意，一下子就跑出來了。在飯店吃

完飯，我沒去四姨和小姨家送節禮，直接在飯店門口放到她們車上。正下着雨呢，表姐表妹她們還得趕時間。

在我家喝了會兒茶，想着再晚一會兒去飯店。表姐她們不願意，非得回去。午飯吃完才不到兩個小時，確實也吃不下。外面的雨，變成中雨了。剛想給表妹打電話，表妹的電話就打來了，已到家。表姐和表妹不在一個鎮上住，我給表姐打電話時，她們也剛到家，正準備給我打電話呢！

表姐家在臨鎮一個村裏，表妹家在另一個鎮駐地。她們周六一早早齊，趕到我小姨家再去我四姨家，最後來我家。小姨家、四姨家和我家，在一個鎮。她們一天走了三家親戚，沒等吃晚飯就趕回家，回到家已是晚上七八點了。如果晚飯一起吃，等回到家裏，估計得到晚上10點多。

四姨家和小姨家，算是去了。但還有親戚朋友家要去，時間卻很緊張。妻子說：「岳父岳母家，哪天去都行，真不行下午下班或晚上去。我妹妹家，也得是抽空去了，很有可能也得下班後或晚上去。其他幾家，上午肯定去不了，只能下午不忙時，請假去。」

國慶和中秋，假期是有的。可由於跟當前工作衝突，只能調休。想休息，只能排到中秋節之後。中秋節節禮是沒有專門時間送的，得見縫插針請假，或下午下班後，或晚上去。

月，就掛在天上。或圓或缺，或早或晚，或陰或晴，它都在那兒。有時候，因為陰雨遮蔽，我們看不到它。有時候，因為實在太忙，我們無暇看它。但月亮，就和中秋節的月餅一樣，是被給予了情感的！中秋的月，不管看不看，它年年都團團圓圓的！

榮華月餅

龍配色和莫蘭迪配色的天下，新流行顯得更加淡雅深沉。前幾年，杭州新創了胡記糕點舖，採用的就是典雅的宋代美學，他們家每樣糕點都少糖細膩，配色雲霧般介於存在與不存在之間。

相比之下，榮華月餅就老派多了。盒子不變，月餅也老。他家最出名的雙黃白蓮蓉月餅，據說是榮華酒樓的首創。一盒月餅就有一斤多。將月餅從中間切開，會看到流油的蛋黃和厚厚的蓮蓉。蛋黃鹹香，可以中和蓮蓉的甜膩。再配一盞鳳凰單叢，是很適宜的糕點與茶。

後來我發現，但凡老字號，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用料扎實，且看得見原料本身。這讓我想起我在杭州的家，附近有一個下沙寶龍廣場，售賣一款改良後的肉夾饃。無論你何時去，那家肉夾饃前總有幾十個人在排隊。我也常去排隊，不是為了去吃肉夾饃，而是為了去看老闆的表演。他在給你夾饃的時候，恨不得把舖裏所有的肉都夾給你，就好像那肉不要錢。身為一個顧客，你僅站在舖前，就滿足了。這其實單純是一種心理上

的滿足，味道倒不見得特別出眾。很多開得長久的店子似乎都是如此。他們開始的時候總是默默無聞，然後一傳十、十傳百，慢慢就來了很多顧客。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特別喜歡這類老字號。因為，當你一路走來，吃遍山珍海味，最後發現不花哨、樸實而用料充分的食品才最合心意。

法國人喜歡吃諾曼底來的Pain Bric就是這個道理。這款麵包外皮十分堅硬，需要用很鋒利的刀從中間片開，工藝也流傳了幾百年，傳統法棍也與之類似。後來我就明白了，那是與吃山東老麵饅頭一樣的道理。山東老麵饅頭那麼厚實碩大的一個，即便後來全國都流行起了喧騰的饅頭，但說到底，還是老麵饅頭麥香味更濃，吃起來厚厚的，讓人覺得踏實。

榮華月餅就很符合這種誠實本分的形象，就好像一個老實人，遲鈍到感受不到時代的變化，於是，別人只消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不會騙人的。所以，所謂老字號，說到底，賣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種道德。年紀愈大的人，愈知道品德的價值。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筆者成年以後才讀《紅樓夢》，讀到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鑑〉，真是大吃一驚！賈府的疏屬賈瑞（字天祥）竟然跑去勾引掌權的嫂嫂王熙鳳。王熙鳳是賈璉之妻，賈璉和賈瑞是同輩的堂兄弟。這情節正面明寫賈瑞的猖狂無禮，側面也暗示了王熙鳳「艷聞四播」，在賈府不是什麼秘密。王熙鳳還「光明正大」地吩咐侄子賈蓉出面去戲弄賈瑞，真是有恃無恐，不怕旁人閒話。

《紅樓夢》的「笨謎」極多，「自傳派」完全無法解釋書中層出不窮的奇怪言語。上世紀五十年代，潘重規被認為是振興「紅學索隱派」的人物，有論者甚至評他為「一人敵一派」。

上回提到焦大謾罵賈府有人「養小叔子」，潘重規認為是作者攻擊文太后下嫁皇叔多爾袞的疑案。文太后即皇太極之妻、順治之母，多爾袞則是皇太極之異母弟。滿人是遊牧民族，如此「兄終弟及」屬「家常便飯」，在漢人則是逆倫亂行。

潘重規提到第十九回賈寶玉曾有言：「除『明明德』外無書。」我們都知道《四書》中的《大學》第一句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潘重規認為賈寶玉不直接

潘重規一人敵一派

說：「除《大學》之外無書。」說明作者另有寄託，這「明明德」是指大明的明、大明之德。

還有：「賈寶玉是代表傳國璽，代表政權，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寶釵影射清室。林黛玉與賈寶玉，即是明清爭取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興亡。賈府指斥偽朝，賈政指斥偽政。」

再有：「真假兩寶玉，面目雖是一般，但政權在本族手裏是真，政權在異族手裏便是假。因此清朝是偽，明朝就是真。」

潘重規曾在香港任教於新亞書院，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新亞、聯合、崇基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後來潘重規赴台灣省繼續當大學教授，胡適領銜的「紅學自傳派」無法忽視，雙方長期筆戰，於是支持潘重規的紅迷就譽之為「一人敵一派」了。潘重規將歷年發表的「紅學研究」文字，結集為《紅樓夢新解》《紅樓論新辨》《紅樓論集》《紅樓血淚史》等作。

前番提及蔡元培提出《紅樓夢》三種影射筆法，即「品性相類」「軼事有徵」「姓名相關」，前二者非博覽群書不可。潘重規自言曾細讀大量南明野史和清代文字獄檔案。足見「索隱派」的難度遠遠超過「自傳派」。



筆袖乾坤

余似心

行文之時，我正在韓國首爾參加「2025韓中日文化協力美術祭」，見識到什麼是民族、文化與藝術共融！

這展覽於仁寺洞的Maru Art Center舉行，由ICA國際文化協會與韓國國際文化協會主辦，主管則是韓國文化藝術研究會，後援機構是亞細亞文化協會。大會每屆都邀請這3個國家有分量的藝術家參加，並請他們推薦新秀成員，令參與人數一直壯大。今屆展出作品約200多幅，有少量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加拿大……

韓國、中國和日本的文化相近，又各有特色，作品既有民族性又常分不出彼此。最明顯是席上邀得韓國、日本、馬來西亞華人及澳門的代表即席揮毫，撰寫祝賀辭。說到書法，韓國人都不會用音節文字而用漢字，80歲的女書法家金善子脫去鞋子站在大宣紙上，拿着大號毛筆揮舞，寫上「筆緣」二字，剛勁有力！日本書法家宮田天風則寫「心和筆調」；澳門的書法家歐志祺寫「以藝會友」；馬

韓中日美術祭

來西亞的楊福貽則寫「墨林雅會」，這共融便是以漢字為根！

現場以3種語言即時傳譯，不過，藝術的另一個境界是不用語言、文字的，透過色彩與線條便能表達出動人心弦無分國界的情懷。我今次參展的作品是一幅老婦人推着堆滿紙皮的手推車，這是香港街頭常見的現象，有些長者寧可拾紙皮變賣換生計，也不申請政府援助，這是一份「香港精神」，我想將之帶出香港，讓更多人認識。

在會上，我認識了一位患唐氏綜合症但活潑的韓國男孩金希望，母親是華人。他參展的作品是一隻擁有紅眼睛的大蜻蜓飛舞在金黃色的天空與藍色大地之間，色彩甚為漂亮。上天賜給了他對色彩的敏銳。



港精神 作者參展作品取名香港精神 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理美美

在北京吃涮肉，旁邊一桌4個年輕人聚會。吃到中途，小狸忽然意識到一件事——他們真的好安靜啊！一坐下，統一拿起手機掃碼看菜單，等菜期間統一低頭刷手機，菜品上桌又統一拍照，然後男生們低頭苦吃，女生們則一邊小口咀嚼着蔬菜、一邊低頭P圖……總之沒什麼人在說話，更沒什麼人愛說話，似乎全員都靦腆、內向、社恐、I。

我們正活在一個矛盾的時代。手中這塊小小的屏幕，原本被設計用來連接世界，如今卻在人與人之間砌起了一堵無形的玻璃牆。人們前所未有地「連接」着，卻也前所未有地孤獨着。身處人群，宛如置身荒島，正是這個時代最典型的病症——群體性孤獨。

那麼手機是如何讓人畫地為牢的呢？

首先，它用「連接」的幻覺替代了真實的連接。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擁有成百上千個「好友」，點讚和評論構築了虛擬的社交圈。然而，點讚之交大多時候約等於點頭之交，這種弱連接的賽博社交，只能滿足被看見、被認可的表層慾望，卻無法提供深度關係所帶來的歸屬感與安全感。當深夜emo，翻遍通訊錄，卻找不到一個可以放心撥通的電話時，那種被全世界拋棄的孤獨感，才是最真實的。

其次，手機吞噬了獨處的能力，而高質量的獨處，恰是消解孤獨的良藥。在沒有手機的年代，人們有大段的「留白」時間——等車時發呆，排隊時觀察路人，睡前胡思亂想。這些看似無用的時刻，正是人們與自我對話、整理思緒、沉澱情感的寶貴機

手機囚徒

會。而今，任何一絲空閒，都被手機即時填補了。我們害怕無聊、害怕安靜，害怕面對那個卸下所有社交面具後，有些不知所措的自己。我們用信息的洪流將自己淹沒，看似熱鬧非凡，實則內心一片荒蕪。我們失去了與自己相處的能力，自然也就在人群中感到無所適從。

而當孤獨成為常態，社恐便如影隨形。

社恐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社交能力的全面退化。線上的溝通是經過「美顏」的：文字可以反覆修改，表情包可以精準傳達情緒，聲音可以加上濾鏡。我們習慣了這種可控的、非即時的互動模式。一旦回到線下，面對一個眼神、一個微笑和一個語氣的變化都需要即時解讀和回應的複雜情境時，便會感到巨大的壓力。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我們被手機屏幕裏那個「完美的自我」綁架了。我們在朋友圈裏是熱愛生活、積極向上的，在短視頻裏是幽默、才華橫溢的。當現實中的我們不得不與這個「數字人設」同台競技時，巨大的落差感和被「戳穿」的恐懼油然而生。我們害怕自己不夠有趣、不夠深刻、不夠好看，無法滿足他人的期待——而這種期待，很多時候是我們通過社交媒體親手塑造的。於是，逃避真實的社交，躲回那個可以自由編輯和美化的虛擬世界，便成了最自然的選擇。

渴望連接，卻又恐懼深入，展示生活，卻又隱藏自我。我們像一群隔着玻璃缸相互張望的魚，看得見彼此，卻感受不到水流的溫度。我們終於淪為手機的囚徒。要想破局，並非重回原始，科技無罪，沉溺才是癥結。或許我們需要的，是一場主動的數字戒斷。